

见面语转变与中国社会变迁

——以“吃了吗”到“你好”的变化为例分析

肖亚丽

(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职教部, 贵州 凯里 556000)

[摘要] 见面语是语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语用上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特点。从“吃了吗”到“你好”的汉语见面语的演变, 从一个侧面真正地反映了现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深刻变迁。

[关键词] 见面语; 转变; 文化观念; 社会变革

[中图分类号] H13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91(2005)01-0044-02

见面语是人们在交际之初为联络感情而使用的非称呼类言语形式。汉语中类似的说法还有“招呼语、问候语、寒暄语”, 有的研究者认为招呼与问候不同, 招呼兼有问候与寒暄的功能^[1], 有的研究者则认为问候语在广义上已包含了招呼语^[2], 而多数人对三者不做具体区分, 交叉使用三个概念。我们认为招呼语、问候语、寒暄语之间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 因为有的言语同时具有多种功能, 有的则只具有其中一项功能, 它们都是交际活动的起始语, 因而用一个模糊的概念“见面语”为宜。英语即用 greeting 一词指称这种交际的初始语。见面语是言语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表示友好和导入话题的功能, 但主要功能在于表达友好的态度, 目的是建立和谐融洽的社会关系, 为后来的人际交往奠定良好的基础, 其本质是礼貌语言, 而礼貌语言是受得体性原则制约的, 得体性原则要求交谈尽可能适应对方所处的语言环境。因此见面语在语用上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其一, 浓厚的民族性。不同文化背景产生的民族心理的差异使每个民族具有自己独特的见面语。其二, 强烈的时代性。作为口语交际的初始形式, 见面语追求观实效果, 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人们会使用不同内容的见面语。汉语的见面语形式很多, 以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吃了吗”, 但现在更多地采用“你好”。本文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 分析当前汉语见面语从“吃了吗”到“你好”的转变及其文化情况。

一、见面语与文化观念

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 英国社会语言学家赫德森从狭义角度认为文化是人们从社会中所获得的、储存在头脑中的知识。^[3]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不同的文化体系通过语言得以反映, 从见面语中同样可以体现出文化观念的差异。

古人云:“食色, 性也。”(《孟子·告子》) 又云:“饮食男

女, 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 可见自古人们就意识到人类发展需要满足两个基本前提: 一是生存, 二是繁衍。不同文化观念下的民族对这两个前提的关注程度不同。西方文化侧重于“男女”, 而中国文化长期受儒家“男女授受不亲”封建思想的浸润, 对“男女”之事持回避保守态度, 因此中国文化侧重于“饮食”。汉民族把生活的重心放在饮食上, 这种热情从语词的丰富上可见一斑。“炒、煎、炸、烩、炖、煮、蒸、煨、涮、氽、焖、熏、卤、糟”等展示了精妙的烹调技艺;“食不厌精, 脍不厌细”、“食不重味”讲究的是饮食的品位;“食不果腹、饥寒交迫、节衣缩食”记录了不堪回首的岁月;“狼吞虎咽、狂饮大嚼、酒酣耳热、烂醉如泥”, 刻画了栩栩如生的进食姿态。中国是世界闻名的美食王国, 饮食讲求色、香、味、形俱佳, 而相比之下, 西方饮食更讲求营养结构。

“吃”在中国不仅是简单的生存本能, 还是某种社会意义的象征。解放前老北京流传一则趣闻, 穷人家的门边儿往往挂着一块猪皮, 主人出门前要用猪皮蹭得满嘴油光才出门, 碰见人了还要装出满足的样子打嗝儿, 表示自己肉吃得太多了, 如此就可以为自己挣足面子。“吃亏、吃惊、吃力、吃香、吃紧、吃得开”, “吃一堑, 长一智”, “吃不了兜着走”等, 这里的“吃”已不是最初的咀嚼食物之意。“不食嗟来之食”、“不为五斗米折腰”讲的是气节, 当年朱自清先生宁愿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的行为赢得国人普遍赞赏。中国是一个崇尚伦理的国家, “孝”是伦理道德的核心, 最基本的“孝”是“亲亲”, 即孝敬自己的父母亲。尽孝通过饮食体现出来, 据《左传·晋灵公不君》记载, 灵辄因饥饿而病倒, 赵盾送给他食物, 灵辄还不忘留下一半给自己的母亲。《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中孟尝君给门客冯谖的母亲提供食物, 使得冯谖忠心耿耿报答自己。我国最早的礼仪活动是从饮食崇拜开始的, 祭祀时必备最好的食品。

[收稿日期] 2004-09-01

[作者简介] 肖亚丽(1970-), 女, 贵州锦屏人, 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职教部副教授, 研究方向: 现代汉语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饮食在民间习俗、道德评价等方面深深地影响着汉民族, 饮食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 由于长期小农经济社会的影响, 使汉民族具有强烈的氏族观念, 人们重视集体的力量, 轻视个人的作用, 形成讲求仁爱的民族心理, “嘘寒问暖”就是这种心理的体现。关心他人直接体现在“吃”上。中国人宴请时喜欢劝食, 主人不劝食被认为是“小气”, 而客人要推让, 一是表示客气, 二是避免自己显穷。如此你劝我让, 场面就很热闹, 宾主很尽兴。在重视饮食与关心他人这两种文化观念的共同作用下, 见面问一句“吃了吗”就成为汉民族最有人情味的问候招呼了。问对方“吃了吗”就由起初的“你吃饭没有”的言内之意发展为“对你表示关心友爱”的言外之意, 原来的语面意义磨损, 凸显的是言下之意, 它同时具有问候功能和招呼功能。相反, 与之相成鲜明对比的骂人话是“吃饱了撑的”等, 也给人以强烈的情感刺激。

而西方民族就不同了, “吃”对他们来说不是关注的焦点, 他们更喜欢竞争, 重视个性的发展, 追求个人独立, 宴请时不会劝食, 更不会夹菜, 而让客人随意 (Please help yourself)。美国语言学家奥斯汀 (Austin) 认为人说话实施三种行为: 言内行为、言外行为、言后行为。“吃了吗”的言内行为是: 你吃过饭没有, 言外行为是表达关心的态度, 而言后行为是双方建立友好的人际关系, 语用意图在言外之意。这句问候直译成英语是: “Have you eaten yet?” 英语民族所作的解释是言内行为, 听话人会理解成是否邀请我吃饭。由于文化背景不同, 交流中会产生误解。

二、社会变革与见面语的变化

社会语言学的理论认为: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 语言与社会结构共变。见面语也是如此。见面语由来已久, 它的产生最初是出于关心问候的目的, 远古时期先民们生活条件恶劣, 在野外居住, 不免遭受毒蛇、猛兽伤害, 人们见面关切地问: “无它乎?” (没有被蛇咬吧?) 据说这是最早的见面语。之后见面语经过“别来无恙”、“给~ 请安”以及见什么问什么的发展, 而何时把“吃了吗”作为见面语不得而知, 但它得以在中国大陆 (尤其是农村) 广为流行, 折射出现代中国为温饱所困的历史。“吃了吗”之所以成为见面语是客观现实和文化内涵两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又是一个人口大国, 由于天灾人祸、生产力低下等原因, 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饥荒,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为了一张嘴, 跑断两条腿”, 人们长时间为吃饭问题所累, 因而见面问对方“吃了吗”最初所表达的正是其语面意义。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它是中国最普遍最流行的见面语, 解放前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解放后至改革开放之前, 中国的经济仍处于世界落后地位, 1959 年至 1962 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是新中国最困难时期, 1966 年至 1976 年的十年动乱又使中国蒙受巨大损失, 经济、政治的压力使人们的思想不能活跃, 见面只有以“吃了吗”相问候。

1978 年在中国历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经济建设的中心目标, 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全新政策, 中国加入世界快节奏的前进步伐中, 人们明显地忙碌

起来, 见面就问: “你最近在忙什么?” 以致这句话成了 20 世纪 80、90 年代常用的见面语。随着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 中国终于解决了温饱问题, 中共十六大提出 21 世纪头 20 年我国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吃饭”不再成为人们生活的负担, 见面还问“吃了吗”渐渐显得与时代的发展不协调。现在的中国敞开了国门, 中外的交流因为频繁而变得普通, 中国人的文化观念逐渐与西方文化观念接轨。西方民族喜欢竞争, 提倡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尊重他人自由, 有关个人问题的感情、年龄、收入、健康等都是隐私, 打听别人的隐私是侵犯个人自由, 是不礼貌的行为。不同的文化观念使中西方形成不同的民族心理, 在见面语的使用上得体原则体现出重要意义。“吃了吗”译成英语是: Have you eaten yet? 在英语里只有打算请别人吃饭才这么说, 是邀请的表示, 而中国人仅把它作为见面语, 是友善的表示, 没有实际行动, 西方人往往误解中国人是言而无信的。“上哪去?” 和“干什么?” 直译成英语分别是: “Where are you going?” 和“What are you doing?” 西方人更觉得反感, 他们认为“上哪去”、“做什么”都是自己的事, 被人询问属于个人自由受到侵犯。“讲究礼貌是人类社会的文明标志, 但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具有不同的礼貌规范”, 开放的中国在对外交流中有时不得不改变传统的文化观念。其实不仅是西方人, 就连我们中国人碰到这样热情的寒暄也有不便作答的时候, 如上洗手间或者是其他不想回答的地方, 于是我们会看到这样的场景: 甲问: “上哪去?” 乙回答: “上那儿”或“不上哪儿。”甲: “你在忙什么?” 乙回答: “不忙什么。”乙的回答显然会对双方融洽的关系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吃了吗”显得落伍, “上哪儿”、“忙什么?” 以及见什么问什么的形式又有侵犯隐私之嫌, 于是“你好”这一见面语便风靡全国, 大有“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之势。

多数人认为“你好”是从西方引进的见面语, 因为英语的见面语“How do you do?” “How are you?” “Hello!” “Hi!”, 他们译成中文是“你好”的意思, 中国社会语言学家陈原推测“你好”是受俄语影响,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使用, 而曲卫国提出新看法, 认为中国十八世纪中叶之前就出现“你好”这种问候了, “你好”究竟是否舶来品, 有待进一步考证。

三、语境限制对见面语转变的作用

从狭义上理解, 语境就是语言使用的情景环境, 包括时间、地点、场合、双方关系等。人们的言语交际总是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中发生的, 语境必然对语言使用和理解有制约功能。“吃了吗”尽管是很有中国特色的礼貌语言, 但它并不是“泛”意义上的见面语, 要受语境限制, 这种限制是由其字面意义决定的, 见面语采用毗邻相对的形式, 有来有往, “吃了吗”是询问式的问候, 对方需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 答语为“吃过了”或“还没呢”时间因素对它是一个重要制约, 中国传统是一日三餐, 每餐都有特定的时段, 早餐一般在上午 8 点之前, 中餐在中午 12 点左右, 晚餐在下午 6 点左右, 在接近用餐时间问“吃了吗”是合适的, 而非用餐时段不宜用“吃了吗”, (下转第 52 页)

态、空洞无物的许诺,甚至沦为美丽的谎言”;而且,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一旦失去与外界的联系纽带,也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参照和依据^[5]。在这一点上,西方的女性团体无疑给我们提供于很好的启示。

从历史的角度看,长期的封建统治使得中国的男尊女卑、男主女从思想根深蒂固,女性在文坛上发出的声音微乎其微。虽然解放后,妇女地位和意识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更多是将女性“雄性化”了。女性文学乏善可呈,很难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营养。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中,父权文化沉渣泛起,使得局面更加扑朔迷离。在向西方寻求借鉴时,由于传播媒介、文化背景、时代地理空间等等因素的影响,对于“女性写作”的准确含义我们并没有很好的理解。而商业与男权文化的合谋,使得一些人为了某种目的,打着旗号以标新立异,于是造成了今日的局面。女性写作的道路充满诱惑,任重道远,但有些东西是我们必须明确、坚持的。在对西方理论的引入和吸收中,我们应该脚踏实地、审时度势,而非盲目照搬、望文生义、人云亦云。在发展有自己特色的道路时,

应该时时警惕存在的陷阱和泥泽,避免被消解和利用。将“女性的自我意识和权利欲求逐渐明确地成为女性写作行为的内在支撑点”^[6],从而寻找找到自己的正确身份和胜利彼岸。

[参考文献]

- [1] 西 苏. 美杜莎的笑声: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189, 195, 201, 196, 188, 192, 195, 194, 190, 199.
- [2] 张岩冰. 女权主义文论[M]. 山东: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 121.
- [3] 王澄霞. 木子美还有什么没有说[J]. 雨花, 2004, (4).
- [4] 王 绯. 女性批评: 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J]. 文艺研究, 2003, (6).
- [5] 孙秀昌. 女性文学: 狂欢于“私人化”写作的坚冰上[J]. 河北学刊, 2003, (3).
- [6] 刘 莉. 女性作家身份认同与文化合力[J]. 文艺研究, 2004, (2).

[责任编辑: 刘宗碧]

(上接第45页)如清晨7点以前,中午10点,下午2至4点,晚上8点以后,因为被问者不好作答,招呼者也显得很迂腐。地点是指言语言者所处的地理位置,在特殊地点不宜问候,有一笑话:甲入厕完毕,乙正要进去,两人一照面,乙习惯性地问“吃了吗”,让人捧腹,这虽说是笑话,但却是真实的故事。场合是指交际环境的性质,有正式和普通、喜庆和悲伤等。“吃了吗”是充满人情意味的见面语,在日常生活使用比较得体,而在正式场合不宜使用,设想进入一家公司或单位,见面一句“吃了吗”显得多么滑稽。双方的熟悉程度对语言选择也有要求,“吃了吗”比较随意,用于熟人之间恰如其分,对陌生人使用就显得冒昧。可见,“吃了吗”并非畅通无阻。

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人际交往频率加快,范围扩大,汉语需要一种泛化意义的见面语,适应一切时间、地点、场合、双方关系,同时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也对人的心理产生影响,实在实用的表达方式更受欢迎,悠哉游哉的绕圈子的客套闲聊显得不合时宜,人们喜欢简洁明快的见面语,而“你好”就是这样一种见面语,其适应能力强是由字面意义决定的,向对方道一声好言简意赅地、直截了当地表明了对方友好态度。活跃的年轻人在朋友之间更简单地用“嗨”来做见面语,这显然是英语见面语“Hi!”的借用。

最初“你好”是在文化圈内和外交等很正式场合使用,能显示使用者良好的文化修养,给人很有品位、很文雅的感觉,语言使用具有求雅的心理,人们喜欢这样的表达。

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中国也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各个行业都把“你好”作为第一行业用语,以树立文明、现代的形象,人们也受到熏陶,乐于模仿,使这一见面语在日常生活中迅速流传开来,现在连幼儿园的小朋友也用“你好”来相互打招呼了。

我们认为“你好”作为当代中国越来越兴盛的见面语的趋势是明显的,同时我们也认为,“吃了吗”这一见面语以它特有的文化内涵,在百姓生活中仍会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以上我们从文化观念、社会变革、语境限制方面初步分析了“吃了吗”逐渐消退、“你好”后来居上的原因,这是时代变迁的真实写照,是中国社会逐步走向现代文明的标志,它生动地说明了语言是一个变数,社会也是一个变数,语言与社会互为镜像。

[参考文献]

- [1] 曲卫国, 陈流芳. 汉语招呼分析[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1, (3).
- [2] 郭 攀. 问候语说略[J]. 语言文字应用, 2003, (1).
- [3] [英] 赫德森. 社会语言学[M]. 丁信善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 [4] 何兆熊. 新编语用学概要[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 [5] 陈 原. 社会语言学[M]. 学林出版社, 1985.

[责任编辑: 刘宗碧]